



穿越童年  
◎施敏

## 无欲观物艺境深 ——陈彤老师油画观感

◎刘卫锋

今年国庆假日期间，“三人行——陈彤、朱敏、陆强2023油画作品展”在南通美术馆举办，为节日的通城增添了一抹艺术的炫彩。

陈彤老师在我读师范时教过我们美术，还担任水粉画社团的指导老师，喜好美术的我因此有幸得到他的指点。印象中，陈老师一直潜心于油画的创作，很安静，不张扬，总是默默地求索，不停地画着，画着，永远追寻着艺术的乌托邦，力图把对美的感悟与理解，通过最具表现力的方式凝结于画作之中。

就这样，勤奋经年，他的画已然别开生面，具有极强的辨识度——形成了自己的风格！在我看来，风格，也是一名画者跻身艺术家的标志。而风格，对于一位艺术家来说，是多么的珍贵啊。风格的形成，不仅要经过时间的淘洗，更有赖于精神的修行、技艺的锤炼。其间甘苦，唯有艺术家本人体会得最为深切。而他者，也只是从艺术家的状态及其不断诞生的新作品中，感知艺术家的勤勉和精进。

陈老师其人，魁梧大气，衣着谈吐，颇具艺术范儿。而其内在，则是静水深流，非貌相所可知。南京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校友线上作品展中，陈老师的简介，不同于常人罗列成绩的套路，文字散淡却情味深挚，闲云野鹤，言有尽而意无穷，颇可见其仙风道骨——“平日教书画画，喜乡村旷野，远山云影，小河石桥，浅酌小吟。端坐寂静画室，心灵幻觉，浅显自信。野花小草，瓦盆置闲。无欲观物，心生怜悯。虚度经年，心中只剩一景，那就是高山的法度庄严和流水的永动不息。鸟儿已经飞过，天空不留痕迹。”

风格即人，陈老师的画里可窥人心冷暖、情之所系、爱之所由、兴之所往、意之所托、境之所在。

他的画里有“诗”，给人以自在之遇。毕业以来的20余年，我在多个展陈欣赏到陈老师的画作。其油画题材，较为丰富，多是亲近自然、联通生活之作。江河湖海，寥廓天地，凡打动其心者皆入画图。那滨江的电厂、码头、船闸，游弋于水上的渔船、运输船、施工船，天幕下的乡居村落、河流道路、苇丛独树，学校花房的秋蓬残菊，施工现场的重型设备，擦肩而过的芸芸众生……都在他的一道道笔触之下，艺术地呈现。循着这些画作，我们仿佛看到他脚踏实地的足迹，遍布于郊野，寻美的目光掠过万物，停留于会心之处。因此，他的画作多能把人带到一个空阔的诗意境地，自由舒朗全无逼仄之感。画里那些浮于水上的各种航船，或直面涌浪而来，或侧身飘逸而过，都给人以无尽的遐想，仿佛自己也成了船上的一员，浮江泛海，驶向空阔，遇见新奇。那些有着巨大轮胎的拖拉机，很笃定，很明丽，让你生出一跃而上，操控启动，纵横于滩涂之上的豪情。

他的画里洋溢着“光”，给人以温暖之感。陈老师的油画，画面通透呈氤氲之气。一则可能得之于造化，比较切近江海平原的特征，和对景写生时的天气。二来，或许是 he 有意为之，敷彩造境，传递对美的理解与顿悟。无论是《刘埠港暖阳》，还是《和风相从》《老坝港系列》《藏北兄弟》，你都能够感受到画面上的光影，绝不酷烈，尽显和煦，有着东方的浑茫气象，万类霜天竞自由的寥廓。画面的空间灌注着作者的情绪，和主体的物象一起跃动。这种苍茫天地间的光影效果也是陈老师画作风格的重要构成。陈老师画作中的“光”，还表现为对人性的悲悯和尊重。展陈中有一组凡人头像，横五纵四，计有二十幅，每幅都不大，均极生动，个性

跃然画布之上。视其诸色人等，似多出于陋巷村野，如同草木，迎风而生，随风而逝，恐非闻达，陈老师从中体验到生命的从容与坚韧，欣然走笔，为凡夫造像，是为悲天悯人之善。

他的画里有“道”，给人以生命之思。观陈老师的画，我总是情不自禁地想起梵高，总觉得他们有某种相通之处，那是对艺术表现力的极度追求。梵高到阿尔之后，常竟日在野外绘画，进入一种迷狂的状态，亢奋的精神，炽热的情感，把生命融入艺术。我感觉这种创作的“拼劲”与“韧性”，是一切艺术家“进乎技矣”的神性，陈老师的身上就有着这种强烈的执着。数十年来，他无意于所谓的功名，而是把时间用在野外行走，画室求索，使自己的作品境界不断超越、提升。那些挥洒的笔触，似乎得了印象派的启迪，又分明折射出中华写意的底蕴。

曾见他的一幅作品，似站立于桥上远望所见，一条河流伸向远方，左岸泊舟一叶，右岸一株枝丫光秃的高树，斜向河中，远处村居数栋，树丛苍苍，大有倪云林的风致，虽则一为油彩，一为水墨，但那份意境却是气脉相通的。当年赵无极曾发出这样的慨叹：“中国绘画是对空间、光线的最恰当的经营，为什么不去追求这些连西方人都钦羡的东西呢？”陈老师的一些画作，对此是有较为自觉的建构的。那些野外写生的山水之作，灵动的笔触，有书写的洒脱，自在而不逾矩；干净的色调，有随类赋彩的悠然心会，简约而单纯；精心的构图，有经营位置的妥帖；浑茫的意境，有气韵生动的格调。他的作品，浸润于深厚的传统文脉，包容东西，洋溢出浓郁的民族美学趣味和文化人的独特审美倾向，丰富着中华艺境的美学内涵，其艺术性必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越发彰显。

人们常将春花秋叶对举。春花，怒放竞发，烂漫活泼，因为春天是启航成长，生发开去，是“兴”与“放”。秋叶虽也色彩斑斓，却沉静安然，内敛持重，因为这是一年春生夏长的谢幕，是生成与成熟了然于胸的笃定，是“落”与“收”。

## 木叶秋色

◎韩明飞



时常经过的一段河边，绿树丛生，枝交枝，叶挨叶，春浅夏深。平常至多匆匆一瞥，从没细关注。秋风凉了，一天，忽然发现树腰罅隙间透出星星点点的鲜红，抢眼。树是些垂柳、枫杨、女贞、榆树，哪来的林红，莫非是塑料花？好奇，下车钻进树丛一看，临水几根比拇指略粗的独杆上，次第簪着卵状红叶，阳光下片片鲜红透亮，风来似大大小小的彩蝶拍打杆条。

借助手机上“形式”App 辨识，名为“山麻秆”，大戟科山麻秆属，落叶小灌木，高一至二米，单叶互生；茎皮与叶可作中药，解毒，杀虫，止痛。这可是一支支彩戟，有了它们的点缀，原本寻常的绿化带变亮了，经过免不了要多看几眼。后来关注山麻秆的秋叶，有紫色、红色、橘红、黄色多种。它们不叉枝，不争高，只用叶色表达各自的秋意。

儿时，乡间户户长园树，树种多半是桑榆杨棟梓，发小家河坎上一棵树别具一格，除树形好看外，吸引我们的还有其名，乡邻们叫它丫鹊果儿树，秋天会结出黑果儿，据说丫鹊（喜鹊）爱食。可我与发小静候过多次从未看到，也许是是没有耐心。现在回忆那深秋的叶色真是好看，只可惜那时人们还没有观叶概念，长树是为作柴火打家具。

后来我懂了它的学名，叫乌桕，是种叶景树，可是它已离我远去了。再次邂逅，是我从南郊调到城里工作。一日，路过博物苑河塘东岸，抬头望去，一长排乌桕临水而列，似一条彩龙戏波，微风过处，紫红、猩红、明黄、蜡黄的菱形密叶如鳞片闪光。秋深了，我想，这条龙并非要飞天，而是来潜渊，相时潜入这片水域冬藏。

陆游咏梅托物言志，铁骨傲然，而他的桕叶之爱却是生活情肠。小疾初愈看到乌桕叶红了，心情超好：“更余一事生诗兴，乌桕新添数叶红”。咏其叶：“乌臼赤于枫，园林九月中”。桕叶的美的确不下丹枫，当然，各美其美，红枫、槭树的叶形树姿都好看，空灵秀丽，美得雅致，有格调，易作园景。乌桕高大，最高可达15米，美得奔放，易旷地从林。两者都是最浓的秋色。

秋的生物钟，莫过于落叶，“山僧不解数甲子，一叶落知天下秋”。落叶萧萧，那是遵天命的自觉与礼让，美质可鉴。叶落道道风景，秋意无尽，秋思绵绵。初冬的一天，到文峰公园散步，游艇码头东侧，水杉成林，枝头暗红色的残叶东一撮，西一绺，稀稀落落，春夏苍翠如塔，眼下颓圮殆尽，可落叶却铺出了景致。林下有小轩曲廊，汉瓦木柱，瓦楞瓦沟盖满绛红的杉叶。这种羽状复叶，飘零便断碎，风不宜扫走，盖得严实，小轩俨然成了草屋，天趣古朴，温暖安然。天色阴冷，四下无人，在廊里坐了一阵，体验陶渊明“草庐寄穷巷，甘以辞华轩”的超脱。廊外，落叶给林下的草地铺上绛色的地毯，柔软蓬松，棵子高的苏带草微露深青的顶叶，宛如毯绣，铺展树下，像是用一种礼仪迎接后归的同伴。游船整齐静泊，水泛微波，时光似乎静止了。

人们常将春花秋叶对举。春花，怒放竞发，烂漫活泼，因为春天是启航成长，生发开去，是“兴”与“放”。秋叶虽也色彩斑斓，却沉静安然，内敛持重，因为这是一年春生夏长的谢幕，是生成与成熟了然于胸的笃定，是“落”与“收”。